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經筵講章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這是節卦彖辭人君當節制財用的說話節是撙節制是限制度是用財的額數孔子說節之爲道甚大天地所以成歲功帝王所以成治功皆不外此以天地言之春夏秋冬四時不忒歲功成矣而四時之所以推行者則以一歲之中有十二箇節序如有限制的一般陰極而陽生則爲春爲夏陽極而陰生則爲秋爲冬陰陽相生寒暑相代所以四時之序成而萬物之宜遂也天地尚不能以無節而況於人乎人主富有四海天下之民皆其民天下之財皆其財若任

其後心不加撙節則費出無經供應難繼而傷財害民所不免矣是以聖人體節之義立爲限制豐約多寡都有箇一定之數量地所出以詔入而不得過取量民所入以爲出而不得濫用上之用度常守着額數務使其用可繼財無匱乏之憂下有徵輸亦據着額數務使其賦易供而無誅求之害蓋聖人所以安民阜財其道不過如此節之一字天地與聖人皆不能外也節之時義大矣哉臣嘗因事而繹思之自古願治之主未嘗無愛民之心而民所繫命宜莫如財用此政君人者所當留意而于財用顧未必能[illegible]益

徒見目前用度之繁難省府庫之積可恃耳不知朝
廷費用皆取之庫藏庫藏蓄積皆出自小民用之甚
易供之甚難有司畏考成之罰則嚴刑峻法以徵之
百姓憚差徭之重則離鄉去井以避之朘削百端流
離萬狀人君深居九重何從見聞如使念及於害民
則財不容以不節慮及於傷財則度不容以不制矣
仰惟　皇上軫念民窮留心國計裁冗祛浮之詔旣
三令而五申憫災蠲賦之恩已朝聞而夕布傷財害
民之事可保其必無矣惟是天下當水旱之餘有兵
革之警在倉庫未足三年之用在田野又無終歲之

儲財力之困窮民生之憔悴盖已極矣宮庭有日益之費買辦增歲進之金塞上之年例滋繁江南之傳造未減今日比之舊額則爲暫加後日因而相沿則爲常例例外生例年復一年財安得而不傷民安得而不困乎臣愚以爲宜酌數年多寡之數制一定出入之經減不急之工程罷非時之宣索覈九鎮之錢糧以杜侵冒寬百姓之賦役以省追呼無藏富於國而藏富於民無積之內府而積之外府則節與制可謂兼得而財與民不至兩傷矣伏惟　聖明留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

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是大雅下武篇詩人美武王之孝垂法後世的說話來許指後世子孫說繩是繼武是往迹遐字即是何字佐是助詩人贊美武王說道武王之爲君永配命而求世德成王孚而式下土其道昭明如此固一時所爲順應亦萬世所當效法者也使來世子孫繼祖宗之統緒即思守祖宗之家法天命所在亦如其仰配世德所在亦如其作求這是步步跟着先王行而克繩其武矣夫祖德與天心相合者也能繼祖武則上天眷顧之命不能違焉舉凡百順之休徵如祿

位名壽皆將申錫於冲漠之中自今於萬斯年膺曆數之傳而聿懷多福有不受天之祜者乎然天命與人心相通者也既受天祜則臣民歸向之情不能外焉舉凡四方之君長如綏甸要荒皆來朝賀於輦轂之下自今於萬斯年藉藩屏之力以夾輔王室有不得人之助者乎此固後王法祖之效而寔武王裕後之休也其能纘三后之緒而配於京宜矣臣嘗繹思是詩必受天祜而後可得人心必繩祖武而後可凝天命則知法祖者得天得人之本也然法祖以心不徒以迹周家繼世之君莫賢於成王考其所以為孝

則不在紹庭上下儀式典刑之間而在夙夜宥密日月就將之一念耳仰惟　皇上則大凝圖宅中建極嗣　二祖之鴻業締造每念其艱難　列聖之遺休積累不忘於熈洽垂衣裳於五位執玉帛者萬邦固已膺永命之符獲多助之應矣顧光烈雖切於覲揚而志事尚歉於繼述　郊廟之祀不親則　天地

祖宗之神靈無由感格　朝賀之儀久曠則　君臣上下之情意不相流通似非所以敦孝思而光世德也臣愚更願撫輿圖而遵保治之謨披訓錄而究傳心之要　出入起居有節一動息而罔愆　饗祀

朝會以時合神人而胥悅以此纘承　先緒即以此
佑啓後昆非但配三后而有光且將垂萬年而足法
矣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

這是大雅泂酌篇召公戒成王以脩德愛民的說話
泂是遠行潦是道上無源之水挹是取注是傾注蒸
米既熟加水再蒸叫做餴饎是酒食豈弟是樂易的
意思君子指王說詩人說道上流潦之水水之至微
者也然從遠處酌之挹取于彼傾注于此尚可以沃

米蒸飯而為酒食之用况於有德之君豈不為民之父母乎盖父母愛子不過能體其心順其欲使之得所而已我君子之德豈焉而和樂弟焉而簡易以慈祥愛物之心行乎易近民之政百姓有當養的則體其好逸惡勞之情以恍安之撫摩鞠育與父母畜養其子的一般百姓有當教的則體其好善惡惡之情以強教之勞來匡直與父母成就其子的一般以此而稱民之父母舉斯心以加彼何難之有哉盖元后作民父母本以子民為責只因上下之分太隔以致君民之情不通故召公戒成王不稱威嚴而稱豈弟

不曰大君而曰父母見保蒼生保赤子其心一也書經說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大學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盖煩苛則上下之勢逾隔樂易則好惡之情自通情通則藹若一家勢隔則遠於萬里故觀民情之通塞而治道之隆替可知已仰惟 皇上心軫困窮政崇寬大 德音時霈國課屢蠲吏有害於民者必懲法不便於民者必罷眞可謂豈弟之德父母之心矣然議蠲議賑而民困猶未盡蘇懲酷懲貪而吏弊猶未盡革其故何也養子者必慎擇乳保而勤視其燥濕養民者必慎擇守令

而勤恤其饑寒然乳保嘗覩主人之意旨以為輕重守令亦視君上之趣向以為勤惰故欲安民生在與吏治欲與吏治在　皇上勵精勤政之一念而已臣愚更願復臨御之規以圖上理發稽留之奏以達下情恤民而崇簡易之風課吏而求循良之實將見主德無不下究民情自爾上通惠此蒸黎眞如父母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伏惟　聖明留意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
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這二章詩是成王與其臣同遊卷阿召公作歌諷以招致賢才的說話山之東叫做朝陽菶菶萋萋是梧桐生長之茂盛雝雝喈喈是鳳凰聲音之和美君子指成王說庶是衆閑是習馳是可以馳驅矢是陳遂歌是繼王之聲而歌即是和歌的意思是時曾有鳳凰來儀故借以起興說道鳳凰鳴矣則于彼高岡之上何異忠賢之士生於聖世也梧桐生矣則于彼朝陽之地何異明聖之主立於治朝也然惟梧桐之生也菶菶萋萋而盛然後鳳凰之鳴也雝雝喈喈而和何異聖明在治朝而後忠賢生聖世也盖明良之盛

相得而成上下之交有待而合賢才之進用顧人君
之招來何如耳我君子踐至尊之位當全盛之時自
乘輿以外皆車也旣庶而且多矣自天閑以內皆馬
也旣閑而且馳矣以此待天下之賢不過取之衆多
閑習之餘而足也君子寧不思所以用之乎臣之陳
是詩也原非敢侈詞章以爲多也不過因遊覽之餘
發爲聲詩王歌之而臣繼之聊以相賡和而已臣謹
按召公之詩以梧桐比明主以鳳凰比賢臣以車馬
衆多閑習動其君招羅賢俊之思驟而聽之則其言
易入徐而繹之則其味無窮可謂善於悟主者矣然

實由上下同心情意相浹故得因物託諷隨事納規臣言而君從君唱而臣和宛然賡歌景象此太和所以在成周宇宙間也自是以後堂陛森嚴獻納但託之奏章傳宣僅形之批答意遠則難以言盡分隔則難以情聯即欲矢詩遂歌何由而達哉 太祖高皇帝作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爲言其旨深矣仰惟 皇上側席求賢轉圜納諫獨運九重之上未嘗于遊而于觀弘開衆正之途俾之在位而在職固已稱明良之會洽喜起之交矣惟是調攝之時常多則君臣之情漸隔臨御之儀久曠則宮府之體漸分雖復執經

備問之臣尚乏獻典陳詩之益况於遠方遊聽之士安得望屬車之塵而吐其忠欵乎臣竊以爲深處法宮不如泮渙優游之樂靜思治道不如都俞賡歌之歡况動盪天和則宸襟彌暢詠歌至德則令問彌章上下之情旣通中外之勢不隔梧桐鳳凰之什不但媲美於成周而元首股肱之歌亦且同符于虞舜矣

伏惟　聖明留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這一章詩乃是周時同列相戒欲其遠佞安民的說話止助語詞汔字解做幾字中國指京師說逑是聚詭隨是不顧是非妄爲隨順謹是斂束惛怓即是諠譁休是美詩人說道國本於民今民亦勞矣庶幾可使少休息乎然京師者民之所聚也必先布德惠於京師而後可漸次及於天下使渙者萃離者合則勞者可休矣然民之所以不安者以詭隨之人不論理之是非事之可否專一阿媚曲從上亂主聽内結主心然後肆其寇虐以及于民故民常憂苦而不得休息似這等人必不可姑息縱容小則斥逐大則誅戮

使佞詞利口有所歛束而不得肆則諠譁省而朝廷不擾貪殘暴虐從此遏止而不復行則政令平而民生獲安甚無使之在位在職而爲百姓愁苦也若此者皆是臣子所當爲豈敢言勞但爾事主旣久則效勞於王家已非一日尚其慎終如始無棄前功使朝無亂政之人野無殃民天下後世稱吾君之聖明而休美之聲流于無窮則吾與汝所以報朝廷而忠吾君之職分也按詩人念民之勞圖民之聚而無俾民以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必遠佞而後可以安民民安而後成其君之休美書稱柔遠能邇而先拒絕

主人意亦如此盖臣主于隨則跡似順而易入隨出
于詭則心多詐而難窮使人主但喜其阿從即奸臣
得遂其蒙蔽可以邀寵可以行私故臣受其利可以
亂是非可以播殘虐故國受其害詩人探其情曰詭
隨狀其態曰惛怓究其害曰寇虐此皆事有相因勢
所必至者盖人臣事君激亦不可隨亦不可人君聽
言激切之罪淺而詭隨之害深也仰惟　皇上乾健
執中離明御下賜錙賜賑澤已布于窮簷懲酷懲貪
法必行于惡德舉直錯枉親賢遠佞衆正之路已開
孔壬之途已塞矣然歲進滋繁帯徵未減則民勞尚

四百五

未休是非并互執邪正互攻則諠譁尚未息君臣太隔
則膏澤之下於民也難喜怒稍形則阿隨之乘于上
也易惟天下國家之事以天下國家之心處之則都
俞不嫌于隨而吁咈亦無嫌于激矣伏願溥大惠以
圖中外之安秉至公以辨忠邪之品謹好惡以杜詭
隨之漸嚴彰癉以遏寇虐之萌使德澤盡及于民即
休美獨歸于上則惛怓不歌于周雅而喜起可繼於
虞庭矣伏惟　聖明留意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這是易經繫辭第十章贊易道神妙的說話易指蓍卦說寂是靜感是感觸孔子說大凡物有心的便不免有思慮有營爲易之道本自無心何思之有思且無之何爲之有方其靜而無感的時候蓍在櫝卦在策機緘朕兆都未形露是何其寂靜之至及其動而有感的時候蓍方揲卦方成天地萬物無不周知是何其感通之速夫天下能動不能靜能寂不能通的都不叫做神惟至靜而可以待天下之動至寂而可以通天下之感則是無思而無不思無爲而無不爲若非天下至神之理但有一毫智力一毫思爲豈能

至於此哉夫蓍卦之用在感而能通所以感而遂通者乃在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可見天地間道理自無而有人心上作用以虛而靈若先有成心後有滯跡則事物未來此心已爲所動本原已不澄澈縱使一事偶合而推之天下必有滯而不通之處故聖賢論道理則曰何思何慮論知能則曰不慮不學詩贊文王不識不知魯論記孔子毋意毋必總之皆無思無爲之本體也仰惟　皇上道契重玄心涵太始淵蜎靜攝時幾不懈於九重機務親裁明見常通于萬里雖古所稱不思而得無爲而治亦何以加然易所貴

於天下之至神者以其靜而能動虛而能應雖能動能應之後此心仍是常湛常寂如洪鐘隨叩而鳴響止而復靜朗鑑遇物而照形過而不留故能動靜互根體用兩妙非指寂寞清淨而謂之無思深居簡出而謂之無爲也臣愚更望觀道體于喜怒未發之前忘成心于好惡已形之後一理勝衆欲俾靈臺不擾于紛華一日謹萬幾使睿慮常周于豐蔀懋思作聖之功乃所以完無思之體建大有爲之業乃所以究無爲之用所謂天下至神者不在易而在　聖心矣臣愚不勝顒望

北海集卷四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

四年秦使張儀説楚韓齊趙燕連衡凡三條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八年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十年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

秦伐楚取八城

秦以田文爲丞相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

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三十年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 凡三條

燕伐齊拔聊城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凡二條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

燕太子丹使盜刼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

進圍薊凡二條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凡二條

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凡二條

楚遣諸將徇趙魏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

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爲中丞相凡四條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凡三條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
秦又大敗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
按禦敵之策和戰兩端而已和於戰勝之後則
强和於戰敗之後則弱戰出於萬全則勝戰逞
於一擊則敗楚王不度彼已不量强弱可以已
而用戰不得已而議和所以戰則喪師和則削
地夫惟先爲不敗而後可以制勝先爲必勝而
後可以制和如楚王者可以爲謀國之戒矣
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
諸侯復合從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柰何儀曰秦强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按楚王之恨張儀深矣而卒不殺之者外有所

畏而怯內有所惑而昏故張儀公然往來無所畏懼脫身於唇吻之間玩楚於股掌之上甚哉儀之狡而楚王之愚也然儀之得脫因鄭袖之嘗解而袖之泣請因靳尚之關說是以古之聖王最嚴內外交通之禁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其爲慮深遠矣

張儀遂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

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

按張儀之說多以虛利害動人韓去秦近而為其所劫固其宜也至齊以負海之國相隔千餘里而遽怵其虛說不亦愚乎且是時儀尚未說趙何言悉趙兵指博關也惟人主揆事理度事勢則利害了然而浮詞不能惑矣

張儀西說趙王曰秦雖僻遠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令楚與秦為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肩夫

三將軍塞午道軍成皐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按從橫之術皆君子所不道然從者爲六國謀則忠卽蘇秦之說辭亦近實事不似張儀反覆變詐但以秦權恐喝人也大抵六國之君內不

知保安國家外不知捍禦强敵聞從則從聞横則横惟聽人指麾是以爲秦所愚而亡其國故人主務抑浮詞而修實政則國以永安矣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

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
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
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
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
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茂攻
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
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
遂拔宜陽

按自古大臣將兵在外未有內無主持而能成

功者也秦武王專任甘茂而後宜陽拔唐憲宗專任裴度而後淮蔡平若聽信浮言輕爲更易大臣身不自保何成功之有哉是以善決策者不便則勿爲眞見其便則斷然行之善任人者有疑則勿用眞見其賢則斷然任之然後人得盡力而事有成功矣

八年秦君辛弟稷立毋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脉而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毋芊

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
國人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爲將軍衛
咸陽
按秦武王不務德而尚力不循禮而好戲非但
敗度且至隕身以此見戲之無益而有害也乃
若君無適嗣國無定主故芈八子乘閒隙而立
其子魏冉借援立以竊其權使秦國知有太后
魏冉而不知有王漢唐以來有政出宮闈權在
外戚者皆始於此
十年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冉遂爲政威震秦國

按昭襄既立國有君矣而公子大臣復謀作亂魏冉誅之是也乃至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誅滅君之兄弟而奪其權弒逆暴雪專擅無君其罪不容誅矣止因當時主少國疑人人覬覦是以奸臣乘危疑以立功因誅殺以立威而大權盡歸之故國有長君乃爲社稷之福權無旁落然後朝廷始尊也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禮於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横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雎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刧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横方質於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爲懐王左徒志絜行

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按秦人先攻伐而後約會欺誑甚明屈平之言甚中事理使懷王聽之而發兵自守秦雖詭譎能柰楚何懷王不用老成之謀而聽少不更事之說頃襄王又因少不更事之說以逐耆舊之臣故懷王旣以見執而楚亦因以不振以此見決策不可不愼而聽言不可不察也

秦以齊田文爲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爲相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囚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爲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

按戰國之時爭以得士爲重秦恐齊用田文遂

覇其國故陽慕其賢請以爲相其實奪齊之所
恃耳旣以爲相乃以人一言而罪之又以幸姬
一言而釋之用舍皆失其當矣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絶一日秦割河
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使公
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
周蘇代爲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秦以益韓魏則
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
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韓魏其攻秦也欲

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
也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
卒不出楚懷王
按孟嘗之伐秦似爲三國共擯秦其實爲已報
復也蘇代之說孟嘗似爲齊求割地其實爲西
周游說也以伐秦之大計而人横一意人持一
說謀何由而定功何由而成此六國之所以卒
見破於秦也
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兊誅之遂弑主
父於沙丘

按武靈王以溺愛之私情忽社稷之至計長子章已立而廢少子不當立而立國君大位勢所必爭爭而互相殺傷馴至禍延家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夫惟名位定則不爭長幼定則不亂立嗣者慎之於始可也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按秦齊與周並稱爲王亦已僭矣秦稱王未已又欲稱帝自立未已而又立人爲東帝帝者有天下之號豈有東帝西帝並立而號令天下者哉理既不順事又無稽甚哉秦人之僭且愚也

三十年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按湣王之暴久矣燕人必待殺狐咺陳舉而後伐之何也彼見殺諫臣者必亡故始合謀而動耳故齊之敗不在淖齒之逆觀樂毅如趙而知其必勝齊之伐不在樂毅之來觀狐咺陳舉之死而知其必敗矣古稱國有人不伐君有爭臣

不亡信然哉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

燕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幷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

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爲昌國君留徇齊城未下者

按劇辛樂毅皆良策也劇辛之策小而甚易樂毅之策大而稍難然恐齊王知非悔過而撫其民則失言矣王者聲罪致討如能悔過則爲之退師何有乘人之虛利人之有而恐其知非改過者乎蓋樂毅之舉是報讎雪耻之師而非伐

罪弔民之師也

又按劇辛之言非也兵家要算急於趨利擣虛無事於一城一邑擊其大則小者自舉破其前則後者自服矣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計亟於趨宛而頓兵昆陽此所以爲漢禽也

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贏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

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按湣王承先世之伯業國富兵强然燕一倡義列國從之立致敗亡之禍何也屢戰而勝屢勝而驕自謂天下之事更無足爲我難者外不憂敵國之側目內不憂百姓之離心以離心之民應側目之敵無事則不覺一有事則瓦解矣故吳勝齊而越滅之宋滅滕而齊取之齊滅宋而

燕敗之是可爲不務德而好遠畧者之戒矣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月不下魯仲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按燕將以一邑抗一國之師而至於三年丙巳

見疑而終無他志其才其節皆有可取者二而其
王疑之棄而不救後有緩急何以使人即此一
事而燕之不競可知矣魯仲連前建不帝秦之
議大義凜然辭封辭賞皆戰國士所不能及者
獨勸燕將歸齊非所以教人臣守節者耳其僅
得爲高士之次亦以此夫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
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

牧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趙王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强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按李牧爲將主於堅守待有隙可乘而後决一

戰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牧
得其策矣然亦由趙王任之專信之篤故牧得
以成其功不然則市租饗士卽議其費堅壁不
戰卽議其怯委以數十人卽議其失事雖有良
將何由展布哉此可爲將將法也
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
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墄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
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

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戰國末而匈奴始大

按戰國時三國邊虜然以一國之兵內應敵而外禦虜兵力綽然有餘大抵夷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中國之勢修戰則強忘戰則弱戰國時中國常勝而夷狄常敗者夷之部落未合而中國之武備常修也況以天下之全力而能屬任良將練兵修備尚何憂虜患哉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

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按五國此時皆有將亡之勢惟有保境自守而合從締交以相救援而已乃輕用其師奮於一逞一邑之利未得而五國之力已疲從此兵不可復振交不可復合蓋失在輕謀而浪戰也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君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

也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園亦貴用事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按楚王爲黄歇所欺以盜其國黄歇又爲李園所欺以滅其家歇之死不足異也而楚亦從此不競其原起於國君將老適嗣未立遂使奸人得乘其隙而興異謀耳惟明主嚴内外之禁杜進獻之端禍亂何自而作哉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尹氏曰趙危若累卵僅有一將可少延頃刻之命而乃殺之欲無亡得乎秦滅趙虜王遷

按廉頗李牧皆趙之名將也郭開先已譖廉頗而逐之至是復譖李牧而殺之此兩人者秦以十萬之師攻之而不足郭開以片言譖之而有餘自古嬖倖之臣干與政事讒害忠良貽禍於國家者大率若此史臣上書殺李牧下書趙亡蓋以前此之未亡者獨恃一李牧耳伍員死而

吳亡李牧死而趙亡賢臣所係豈其微哉

燕太子丹使盜刼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

按燕丹志在報秦不能自強乃持詭詐之謀行盜賊之事不知秦王可刼而終必背約秦王可殺而舉國必復讐侵地必不可反秦兵必不肯罷無論不成即其計果成亦徒足以速其亡耳孔子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燕丹之謂乎燕王在位而丹結死士遣刺客毫不與聞國已無王矣丹之輕舉王之懦弱自速敗亡固

其宜也

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按李斯趙高所以敢爲詐僞者知扶蘇之仁必不復請扶蘇所以不請而自殺者知始皇之暴雖請而必不聽也使扶蘇得立則秦不亡始皇不使之守邊則詐謀不成而扶蘇不死故申生伐戎而讒言興扶蘇備胡而詐謀作自古太子

不在君側而在外未有不危者也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戮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按自古奸臣欲蔽主弄權者必娛其君於逸樂

不理政事然後可以操縱其間而竊權必道[illegible]

君以刑法多行殺戮然後已可以輕重其間而

立威趙高一聞二世之言便順旨説當爲樂及

二世再問便説當重刑小人奸計無所不有一

見意旨當機立應人主方以爲順己愛己而不

覺彌久則彌難覺矣惟明主愼擇左右謹辨忠

邪故主權常重而國祚永安也

二世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

於杜囚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

拔劍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欲犇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人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按趙高之謀極爲奸惡誅大臣以剪人主之股肱殺宗室以除人主之支幹使人主孤立於上而後惟奸臣之所欲爲乃猶欺誑其君詭道人人憂死不暇何變之敢謀不知惟人人憂死乃始生變耳若使宗支強盛大臣親附人人各安其位則奸臣不得成其逆謀而天下長無事矣

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

按秦之發兵戍邊本爲防胡然天下之亂不在胡虜而在戍卒可見保邦之要惟以安民爲本若人君能布德施惠輕徭薄賦天下之人愛戴其上而無離叛之心則雖有陳勝吳廣何自而起乎古人說天下之患在乎土崩民不安其處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以秦事觀之信然哉

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

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恱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尋爲其裨將田臧所殺

按張耳陳餘請立六國後原是善策陳勝不聽

急欲自王此其識度原不遠大宜不能成大事也是時天下兵起稱王據地而二世方且晏然自以爲安聞實言而怒聞虛言而悅養成天下之亂尚不覺悟遂至於亡故有國家者莫患於有危亡之事而不樂聞危亡之言如秦可以戒矣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張耳陳餘請畧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

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

按周文之衆至數十萬然秦兵一出旋即退走可見暴秦國勢之強然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一軍方敗一軍復起雖有能戰之將無益於亡故有國家者當以固結人心爲本也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爲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

此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

按自趙高用事二世已專意行督責之術故李斯一被責讓卽阿其意以對斯卽阿意無救於死則何若一意守正之爲愈乎太凡人主意向一爲人所窺則干進者乘之以希恩寵有罪者阿之以免譴責而國家受其禍矣書稱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此人君御臣聽言之法也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
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
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
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
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
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
按趙高之說乃壅蔽之最巧者奸臣欲盜主權
以便巳私必使人主深居簡出內外隔絕人臣
無由進言人主無由覺悟然後可以爲所欲爲
故深居簡出者奸邪之所最喜而國家之所謂

大害也人主若接羣臣親政事天下之事明白
决斷則姦臣何自而行其私哉
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
治阿房宫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
宫欲見無閒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
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
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
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
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
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二世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按李斯以丞相之位不爲不重而趙高以郎中令掖廷小臣乃能制其死命而陷以族滅之禍者何也中外日隔左右日親日隔則情疎日親則權重大臣反因内臣以探事機内臣借人主以張威燄故能上蔽其君下愚其臣此李斯之所以誅而秦之所以亡也周禮以大臣正左右秦乃信左右以誅大臣與亡之故豈不較然可覩哉

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

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高使棄去
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
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
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遂
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爲
中丞相事皆决焉

按趙高之陷李斯以直諫爲謀反以戰死爲交
通郎中令可以誣殺丞相賓客可以假裝御史
謁者侍中則高之敢於爲逆何待指鹿爲馬而

後見乎二世不悟乃更以爲中丞相事皆取决
以至於亡後世如漢唐閹寺與政典兵流禍無
窮皆秦之作俑也

章邯擊趙國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以
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
義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爲上
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
冠軍

按楚王之於宋義以其料事之審而後召見親

與之計事而後任之君臣之間所以相知相任者猶有古人命將之遺風然宋義策項梁甚明及身為上將却未能建立功業死於裨將之手何其闇也論事甚易當事甚難為將及御將者當知慎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

按范增之言似是爲羽忠謀然既知沛公志大而得民則何不勸其君寬仁大度以收民心而乃導以負約殺人之事乎沛公入秦欲居秦宮室其臣苦諫而後止項王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大掠而東增何寂無一言以諫乎然則增特策士之謀而未究人臣之大忠也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

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

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巵酒一
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
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
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
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
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
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

按羽欲擊沛公軍其勢方盛使不勝忿怒而與
之戰一敗則漢事不可爲矣沛公隱忍委曲卑
詞謝過漢日以戒楚日以驕我戒彼驕所以克

也越下吳而卒幷之漢下楚而卒克之書稱[illegible]
有忍乃濟信哉樊噲擁盾入營誚讓項羽以[illegible]
之强而爲之奪氣相如叱秦而趙以存樊噲讓
楚而漢以安勇臣之有益於國家如此
沛公遂起如厠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霸上留張良
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
隻與增羽受璧增拔劒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
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按沛公本無大罪况又單騎來謝項王不殺原

未有失而范增以爲大恨謂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夫項王自以强暴失天下耳向使布德施惠主約公平雖不殺沛公公亦安能奪而有之蓋項王慓輕賊悍原非定天下之人豎子不足與謀增何見之晚乎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進通鑑直講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漢王立子盈爲太子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 凡二條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凡二條

楚圍漢王於滎陽范增死凡二條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

信軍遣信擊齊凡六條

置酒南宮

帝西都關中凡二條

以曹參爲齊相國

封雍齒爲什方侯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

被圍平城七日乃解凡二條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十年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凡二條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凡二條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梁王越廢徙蜀殺之夷三族
帝有疾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凡三條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
安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于江南都郴

按自古帝王之建都或居中原以朝萬邦或阻一面以制天下未有思還故鄉徒誇一時者也項羽既去形勝之邦又殺忠謀之士終以覆滅不亦宜乎懷王雖項氏所立然君臣之分已定却乃擅自遷徙陰謀殺害後來曹操遷獻帝於

許而篡漢朱温遷昭宗於汴而篡唐皆羽之餘
謀也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
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
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
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
曰西魏王豹眞魏後乃以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
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
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

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

按漢王以諸侯破楚彭城項羽國都既破棄其大軍而獨引兵三萬以趨戰此兵法之所忌也使漢王能自戒慎以保萬全天下指麾可定矣却乃一勝而驕置酒高會此怠彼怒遂至敗北雖大風晝晦適有天幸然亦危矣哉兵勝難恃

志驕難持是可為戒也

漢王立子盈為太子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决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戸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

夫漢王當倥傯之際先立太子建宗廟社稷留重臣以居守規模可謂宏遠矣蕭何計戸口以足軍餉其功業為漢廷第一當是時漢出兵常數十萬而蕭何以關中給之未嘗乏絶況以天下四海之大誠得忠實任事之臣悉心經理尚

何憂軍餉哉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凡二條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

按李左車之言乃萬全之策使陳餘能用其謀則漢兵必不敢冒險阻以進矣韓信知不用李左車而後入趙劉備聞不用鄭度而後入蜀善用兵者必先間諜是以知彼知己而舉無敗事也

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按韓信開壁大戰佯棄旗鼓乃勇而示之以怯

背水立陣殊死力戰乃佐而能使之勇何兵不
可用乎人君欲破敵制勝則當先求智畧忠勇
之臣矣觀其對諸將之言則知所將者原非素
所訓練之兵然以計用之使人自爲戰尚能取
勝況於以本地將官統本地兵爲而一遇有事
輙稱無兵何不引信事觀之也然則人主患不
得如信者爲將耳有將則自然有兵矣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凡一條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縣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
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

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萬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按漢高以天下之才以摧強楚捐天下之半以馭英雄如此器局識量眞是豁達宏遠矣子房舉三大將卒以成功蓋三人皆自爲戰子房未嘗遙授方畧而所以駕馭三人之方畧則時時

爲漢祖言之此子房之運籌帷幄非後世遥度
中制者比也
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
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
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
按漢王之待英布初則故爲侮慢以折其氣繼
則厚爲賜予以結其心昔人所謂識先後著者
信矣大抵待才將與賢臣不同待才將則禮不
必隆而賜不可不厚待賢臣則祿不必厚而禮
不可不隆故文武各得其心而才賢爭竭其力

也

楚圍漢王於滎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閒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閒言眜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眜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大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

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按自古欲敗人之國者必先離間其君臣秦間李牧而趙亡漢間范增而楚破蓋君臣之際有間則離有疑則敗若項羽能推誠任人則雖有反間何從而入哉陳平此計雖屬詭詐然楚漢興亡實決於此捐金四萬不問出入蓋務大計者不惜小費也

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

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
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
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
軍成皐

按楚漢之勢韓信在北彭越在南而漢王或阻
成皐或出武關自古取天下之全策未有如漢
者也當是時漢謀臣最多而此策乃出一說士
之口故董公請討項王轅生請出武關酈生請
取敖倉漢王皆能聽而用之古稱漢屈羣策信
哉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凡六條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按漢王屢戰屢敗意氣不撓馳入趙壁奪韓信之軍一以益已之弱一以防信之強駕馭操縱何其神也當韓信破趙時已說驅市人而用之及其既勝輒爲漢王所奪而又別發兵以戰戰

又輙勝荅漢王之將將信之將兵並可謂高出
千古者矣

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
楚酈生曰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
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
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
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使劉賈盧綰度白馬津入
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按漢以取敖倉而勝楚以燒積聚而敗可見積

貯至重而軍食不可缺也兩軍相當先退則爲人所乘故寧有進無退楚漢相拒漢欲退矣酈生以爲不可而燒楚積聚曹袁相拒操欲退矣荀彧以爲不可而斷紹糧道自古用兵成敗其幾實決於此

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羽乃乘其駿馬從八

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

按項羽此時大事已去當其喑啞叱咤千人自廢何其壯也及其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何其戀也蓋用智謀者智無時而窮恃氣力者氣有時而盡故定天下者必有大德大畧而力非所恃也

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

因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

按楚漢相持楚常勝漢常敗楚常戰而數處受敵漢常守而三面撓之漢善用不勝而楚不善用勝楚之亡正是戰之罪耳乃謂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

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

按自古成王業者必先立根本如高祖得關中

便立社稷令重臣居守故敗而有所歸歸而可
以復振羽以八千之衆渡江而彭城千里未有
所付烏江之敗非不欲歸知其歸而不可復振
耳然則有天下者可無急根本之圖哉
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爲其守
禮義之國爲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
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之屬皆
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
楚者皆歸之
按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乃復以禮收葬爲之

發哀又赦其族屬葢有君人之度焉獨封項伯爲列侯不可以風示天下耳葢項伯於漢則爲有德於楚則爲不忠即位之初正宜明示天下以君臣之義惜哉其得於丁公而失於項伯也至於賜姓劉以亂族屬尤不可以爲訓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

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按高起王陵之言卽韓信登壇之對張良固陵之謀耳漢之得天下由與天下同利一時豪傑皆爲利所驅使而就高祖之駕馭兩人之對蓋

亦確論而未窺其大也至若高帝用人之論則帝王之見迥出尋常矣自古用人則裕自用則小項羽所以敗者由於自用漢王所以興者由於用人而所以能用人者由其自謂不如人耳人臣以才能爲能人君以用才能爲能三臣能爲可用而高祖能並用之則所謂不如其臣者乃所以爲高出萬萬也

帝西都關中 凡二條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中也有德易以

王無德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鬭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按自古帝王必先據形勝之地爲都邑以制天下婁敬勸高帝都關中後來七國之變不能有損於漢卒如婁敬扼吭拊背之言如敬者可謂知天下大勢者矣然敬以一戍卒脫輓輅而直

達帝所得從容以盡其言則側陋之言寧有不通而草茅之策豈有不舉者乎

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

按韓信一見高祖拜爲大將君臣極爲相得只因求立齊王嫌隙漸生葢信恃功而挾其上高祖任術而疑其下信之擒不在雲夢之遊而在躡足附耳時矣故保全功臣者必使無無不酬之功無可挾之勢如光武之待鄧賈足爲法也

以曹參爲齊相國

參至齊盡召𠀤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按蓋公教曹參之言本於帝王寬簡之訓施之大亂初定之後尤爲相宜大抵清靜則省事煩苛則多事多事則民擾省事則民安唐人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意亦如此

封雍齒爲什方侯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謀反耳

按沙中之語原未必眞是謀反若眞是謀反張良何待高祖之問而後言哉只見此時賞罰未合公論人心頗有不平不平之中事端易起遂乘機以此悚動高祖一以明公平之體一以安反側之心納約自牖可謂忠矣

○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

欲實而決策欲審則庶乎無敗事矣

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敬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至十一年信伏誅

按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身經戰陣久矣白登之後猶爲匈奴所欺非陳平秘計幾不得免況於

承平之世遥制而懸斷之安能得虜情而中事機乎故禦夷者要在選任良將謹守封疆非真有萬全之策慎無以出塞爲嘗試也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初上自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倨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帝得復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栢人貫高等壁人於厠中上欲宿心動而

去至是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
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
按凡書其人廢有罪之詞也貫高等不能忍小
辱而謀大逆趙王便當執而誅之却從嚙指出
血隱忍不以上聞則雖不與謀而其罪自有不
可逭者高祖過栢人心動而去天實啓之不然
則高之謀成而帝危矣蜂蠆有毒人主起居可
不慎哉

十年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

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
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
彊上問其説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
按史臣稱高帝因寵戚姬而欲易太子以理度
之不然高帝是開創英主豈肯如是係戀如果
是眞則周昌之言正觸其所忌何以不怒且父
子之間豈賴四皓爲之羽翼始見親愛哉特因
春秋已高太子柔弱呂后甚有機權兼多親戚

所以遲回猶豫而未決者誠慮異日呂氏之禍耳畢竟所以不易者見得人心歸附太子便可纘承大業而不必易也若周昌執義彊諫可以稱忠高帝笑而從之可以稱明矣

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固請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

至客建成侯家

按四皓至而太子定以此見高帝先欲易太子者非私愛也盖四皓是天下最難致者四皓且至可見人心盡歸人心旣歸可見大統可繼故遂一定而不易耳此高帝之本心留侯之善導也不然豈有帷幄之臣所不能爭而山林之叟乃能轉移如此哉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言豨賓客甚盛

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

按漢初功臣自疑而反者三人韓王信陳豨盧綰皆以有自擅之權加之以可疑之隙遂成叛逆非其本心故明君馭臣有功則厚加爵賞而不使操重以抗君有罪則明示處分而不使蓄疑以自敗若夫漢高一至邯鄲便知勝敗料事之明亦千古僅見者也

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自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

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明年大破豨軍後二年太尉周勃誅豨代地悉定

按高祖以邯鄲兵破陳豨光武以二郡兵破王郎皆不待徵集天下兵馬而以一二郡兵遽能成功葢定變在多筭不在多兵必欲盡待徵集即恐緩不及事後世乃一鎮有事便調各鎮兵馬去古人定變之略遠矣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過辭信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既謀反何爲以無罪書盖信之反始于漢帝之疑心出自舍人之讎口未必盡實也豨之反因案問其賓客乃始有謀辭長安時未有此心也信何敢輕與之謀反長安

一故侯有何權勢有何兵力便能從中而起且
信習兵有智果爲豨畫策必教以拒邯鄲阻漳
水不至坐而成擒矣觀吕后令人告彭越反安
知信之見告不與越同乎漢得天下大半皆信
力縱使信真有罪獨不可少留一二子孫以報
其功乎乃至夷其三族漢亦寡恩矣然信於蒯
通之説始不能執而誅之及至將死又悔不用
其言盖信雖未必反畔然亦非忠臣也

梁王越廢徙蜀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

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
則爲擒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
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
論如法赦爲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
王爲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
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
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
按漢誅功臣三人英布最當韓信功大而罪有
可疑至彭越則明知其無反計矣被誣見廢又
使人告而誅之此功臣所以解體而強臣所以

自疑也漢眞少恩哉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按高帝雖不事詩書而其雄才大略規模宏遠亦自有與詩書暗合者顧當時號爲儒生者皆

迂闊俗儒所言皆詩書之糟粕泥古而難通故
高帝先輙嫚罵惟陸賈頗達時宜卑論儕俗故
高帝悅之然賈亦非眞儒其所著書不過戰國
縱橫之餘論其於帝王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
實未有聞也若以高帝之英明能留心於學問
而又得眞儒佐之則其功業豈止是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
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
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按樊噲之言憂深慮遠備極懇切乃至排宮門而入蓋亦其忠憤所激也排闥牽裾伏闕碎首若非人臣常禮然忠臣行之不以爲激明主聽之不以爲嫌誠諒其心而取其言耳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

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招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

按英布之反起于韓彭之誅韓彭罪狀原未明顯漢徒以疑忌誅之以致人人自疑相繼反畔甚非所以保全功臣也至欲遣太子將兵討罪則又非所以保全太子向非四皓之策則太子

幾危留侯之功誠大矣

留侯病自彊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敗布遂引兵西

按高帝躬自討賊命太子居守其慮甚遠征項羽而蕭何傅太子以守討英布而張良傅太子

以守若高帝可謂知根本大計矣

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按高帝欲易太子因四皓爲羽翼而止夫高帝勢力豈四老人所能抗而帝意反因以挽回者誠以四皓既至則天下人心盡歸難以一人之私意拂天下之公心耳然太子雖定而呂氏戚姬之讐遂成而不可解故善處家庭者必使嫡庶兄弟之間各安其分而無一毫嫌隙之端然後兩全而無患矣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宴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

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按人言噲黨於呂氏將以兵誅如意之屬未有顯跡也何名而遽誅之呂氏欲并心於如意何必藉樊噲之兵乎且以疑似而誅及其親戚噲之誅爲如意也隙不益深禍不益重乎噲手握

强兵而發二使入軍中誅之幸噲不及使噲如陳豨盧綰必且有變高帝此舉於聽言處事兩失之矣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四